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2/PV.82
3 December 1987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二届会议

第八十二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7年11月25日星期三，上午10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弗洛林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嗣后：穆敏先生（副主席）（科摩罗）

嗣后：弗洛林先生（主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 巴勒斯坦问题〔38〕：（续）

(a)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

(b) 秘书长的报告

(c) 决议草案

— 工作安排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87-64491/A

上午10点20分开会。

议程项目38(续)

巴勒斯坦问题

- (a)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A/42/35)
- (b) 秘书长的报告(A/42/277)
- (c) 决议草案(A/42/L.33—A/42/L.35)

卡瓦里先生(卡塔尔)：巴勒斯坦问题继续是所有国家关心的焦点，他们都焦急地期待和平，同时支持在国际关系中实现正义和公理。这个问题继续得不到解决威胁到在中东酿成一场战火，构成了对联合国及其决定的持续的挑战。这个问题起因于联合国，它也因此对这个问题负有特殊的道义责任。在上届大会审议这个项目之后到本届大会之间，出现了很多迹象，表明世界各国对这个和平、正义和安全的基本问题的重视。这些迹象之一就是1986年12月8日不结盟国家全体会议关于巴勒斯坦问题发表的宣言，这些国家在宣言中再次要求尽快解决这个问题，重申它的解决取决于巴勒斯坦人民能够在他们自己的家园行使自决权和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以及需要立即着手准备根据有关决议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次关于中东的国际和平会议。不结盟国家还要求所有各方合作，以便在中东问题上达成一个公正和全面的解决办法。

1987年1月29日，在科威特召开的第五届伊斯兰首脑会议通过了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一些决议，所有这些决议都重申需要结束对阿拉伯领土的占领，包括圣城耶路撒冷，并使巴勒斯坦人民能够在他们民族的土地上在一个独立国家的范围内行使自决权。伊斯兰国家在这些决议中表示他们支持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一次国际和平会议的想法，会议应包括所有各方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解组织，以便根据《宪章》的原则和联合国的有关决议达成一个解决办法，所有联合国的决议都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

此外，1987年2月23日欧洲共同体12个成员国外交部长通过了关于中东的一个宣言，他们在宣言中提到他们这些国家与中东的紧密联系，他们还表示继续关心为巴勒斯坦问题找到解决办法，以及对这样一个解决办法正在失去势头感到焦虑。他们还重申，将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的国际和平会议是实现全面和公正解决办法的理想道路。他们还表示，他们准备为召开这样一次会议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在两届大会期间，世界各地各种非政府组织也对公正和迅速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发表了很多评论，例如1987年1月在联合国主持下在阿根廷召开的美洲记者会议，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非政府间组织国际协调委员会出版的期刊，和1987年6月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北美协调委员会在联合国主持下在纽约组织召开的关于巴勒斯坦问题北美地区讨论会。这仅仅是一些例子。

从所有这些表示里所能得出的教益是，世界所有国家的开明公众舆论，不管它们的政治倾向如何都对不加拖延地全面和公正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十分忧虑。下面提到的所有这些表现都反映了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支持，支持他们为实现自己合理的目标而斗争。

尽管整个国际社会对实现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方法和思想是明确的，但把这些方法和思想变为现实却存在障碍，这是由于冲突的一方坚持扩张主义的种族主义哲学，拒绝一切实现公正解决的努力。在这方面，这一方得到了无条件的支持。我们希望那些提供这种无条件支持的人能够认识到，他们正在妨碍联合国决定的执行，延长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从而威胁了国际和平与安全，破坏了联合国的一个基本原则——自决的原则。

巴勒斯坦问题是这个阿拉伯国家命运的中心问题。11月初在安曼召开的阿拉伯首脑特别会议所作出的决定再一次重申，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和关键，不恢复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包括圣城耶路撒冷，不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的民族权利，不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所有各个方面，该地区的和平也永远得不到恢复。

阿拉伯首脑会议表示相信，加强阿拉伯对付以色列的能力和阿拉伯的团结是对抗以色列威胁这个阿拉伯民族未来的方法和手段。

最后，阿拉伯首脑会议决定支持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的思想，这次会议仍由所有有关各方参加，包括巴解组织和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以便找到一个公正和全面的解决办法。

任何能够被接受的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办法必须考虑到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包括他们的自决权和在自己民族土地上建立国家的权利。时间已成为一个关键的因素，我们认为我们不能再容忍继续拖延，不作出有效努力迅速解决这一问题了。国际社会不能再继续仅仅作为一名旁观者了。我们希望，我们很快就能消除召开这次会议的障碍，国际社会一致决定应当举行一次这样的会议，以恢复巴勒斯坦人的权利，消除危害和平与安全的经常性的威胁。

多斯特先生（阿富汗）：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也是影响到整个民族的巨大的人间悲剧。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以侵略和占领的方式不仅剥夺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家园和财产，而且还剥夺了他们的领土和世代相传的土地。结果，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40多年来一直生活在邻近的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难民营中。然而，不幸的是即使作为难民，他们也未能免受以色列的侵略。对设在贝鲁特萨布拉和夏蒂拉巴勒斯坦难民营的血腥、惨酷的屠杀是对人类良知的侮辱。

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上，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恢复实行最不人道的镇压和暴政。巴勒斯坦人被剥夺了最基本的人权。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占领军所谓的铁拳政策下拘留、驱逐、被迫迁移、拆毁房屋和其他形式的残酷镇压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另外，巴勒斯坦领土和水源被没收的现象仍在继续，已在被占领领土上建立越来越多的以色列定居点。

巴勒斯坦人民并不是犹太复国主义侵略和扩大主义的唯一受害者。以色列仍以武装侵略的形式占领了阿拉伯的土地、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和南部黎巴嫩。

令人遗憾的是，以色列侵略、占领和残酷镇压被占领土地上巴勒斯坦人和其他

阿拉伯人的行为得到安理会某个理事国的支持，这就是美国。正是有了美国的金钱和武器以及政治及道义上的支持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才能够继续他们的占领政策，否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支持以色列才敢于无视国际社会的判决，这种判决反映在大会和安理会无数的决议中。

最近，美国政府恢复了对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一系列敌对行动。国务院决定关闭设在首都华盛顿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新闻处，而且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的修正案，否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联合国使团的活动权利。这种行为明显地违反了东道国协定的规定，我们认为这是对联合国的公开挑战，在法律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联合国的观察员。本世界组织的所有会员国都应当有力地抵制这种行为。

巴勒斯坦问题解决方案的内容是很明显的。以色列必须无条件撤出所有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土地，包括戈兰高地和耶路撒冷，必须充分恢复巴勒斯坦人民各项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归还他们的家园和财产的权利，建立自己独立、主权国家的权利。除非巴勒斯坦问题得到解决，巴勒斯坦人民建立国家的权利得到各方的承认，否则公正、持久地解决中东问题将是不能想象的。

我们坚信提议召开中东国际和平会议是一个有效的办法，通过该会议可以在这一敏感地区建立持久和平。今天，在召开这样一次会议的问题上已经达成了世界范围的协商一致意见，而且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国际会议已经制定出它的基本轮廓。这已经得到了大会的批准，并且得到不结盟运动、阿拉伯国家联盟和伊斯兰组织会议的支持。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安理会至今还未能就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建议采取必要的行动。

阿拉伯国家在这方面所采取的立场是值得赞扬的。在摩洛哥召开的非斯首脑会议的富有建设性的决定后来又在阿拉伯首脑会议上——最近的一次是在约旦安曼举行的——得到了重申，这为召开国际会议铺平了道路。我们还赞赏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召开国际会议方面采取的积极、富有建设性的态度，我们认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应

以平等的地位参加这次会议。如果没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平等参与，该会议将是毫无意义的，将被证明是一次失败。

以色列是唯一不接受提议召开有关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的国家。以色列政府至今甚至拒绝在原则上接受召开该会议的必要性。我们认为应当向以色列施加一切压力，使其停止阻碍召开国际会议的行为。否则，中东的具有爆炸性的局势将会进一步恶化，危及世界和平与安全。在这方面，我们要赞扬联合国秘书长的努力。我国政府将充分支持他为召开该会议铺平道路所作的努力。

最后，我愿重申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并声援英勇的巴勒斯坦人民在他们的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下为恢复他们的各项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建国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我们在所有国际论坛上一直支持他们的崇高事业，而且我们决心在今后将继续这样做。

穆明先生（科摩罗）：两年前本组织聚集了其历史上最多的国家元由来庆祝他的四十周年。在纪念活动中每个国家元首在大会发言中都重申了维护世界和平增加国际合作这一最崇高的愿望，以便防止战争魔鬼的到来并使紧张局势的区域限制在最小范围内。两年过去了，我们有权问一问这一目标是否已经达到，在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的国际努力中是否取得了具体的进展。不幸的是，对这一问题的答复是“没有”。从过去4个星期来我们的讨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些方面并没有取得进展。的确，在过去几个星期里，大会再次将其注意力集中于威胁和平和安全的极为危险和令人不安的局势。

我们先谈谈柬埔寨局势；然后谈谈阿富汗问题，然后谈谈纳米比亚和南非问题；而今天巴勒斯坦问题也正在讨论。明天可能是中东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是危险的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巴勒斯坦问题存在的时间几乎与联合国存在的时间一样长。在过去四十多年中我们组织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四十多年来我们组织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所有能说的话，所有有助于达成可接受的解决方案所需说的话都说了。

年复一年地通过决议，然而，却没有取得任何具体结果。犹太复国主义当局极为傲慢，对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所有国际呼吁充耳不闻，并违反有关这一问题的所有联合国决议。

1987年对于巴勒斯坦局势的历史有着特别重要意义。今年是1917年贝尔福宣言的七十周年；是1947年联合国同意将巴勒斯坦分为两个国家的决议通过四十周年，该决议同意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和一个巴勒斯坦人国家；今年也是导致以色列占领所有巴勒斯坦领土的1967年7月6日战争的二十周年；最后，今年也是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并在1982年进行沙巴和夏蒂拉大屠杀的五周年。

194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第181(II)号决议，该决议要求将巴勒斯坦分为两个独立的国家，一个犹太人国家和一个阿拉伯人国家。以色列国建立起来了，但不幸的是，巴勒斯坦人的国家至今未建立起来。假如犹太复国主义者尊重第181(II)号决议中有关未来的巴勒斯坦政府的规定，问题早就可以解决了。

然而，我们知道犹太复国主义者并不是热爱和平的人民。他们生来喜欢暴力。他们更愿意使用暴力而不是用外交来解决问题。以色列国家建立的历史是用阿拉伯人的鲜血写成的；它是由一系列恐怖主义活动组成，开始是斯特恩匪帮的活动，他们在1944年11月6日在开罗杀害了英国常驻公使莫伊爵士；在1948年暗杀了联合国调解人伯纳多特公爵；在1948年以恐怖手段潜入德尔亚辛；1967年的入侵；1982年无理入侵黎巴嫩，至今以色列军队继续在那里进行其侵略，不断加强暴力和恐怖，对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人带来极大的人员和物资损失——且不谈在沙巴和夏蒂拉的无耻丑行。这一切表明以色列人并不是热爱和平的人民。

巴勒斯坦人民在他们祖先的土地上拥有自己家的合法权利，只要以色列不从其自1967年来非法占领的土地上撤出，并且不推动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巴勒斯坦人的国家，那么在中东就不可能有和平。

巴勒斯坦人民遭受的痛苦实在太多。要他们遭受更大的痛苦是对人类的犯罪。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解决方案，要作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阿拉伯——以色

列之间的冲突的原因主要是巴勒斯坦问题。如果不充分反映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愿望，他们重返家园、恢复其财产和取得自决、民族独立和主权的权利，那么就不可能制定任何解决方案。同样，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能够与其他所有各方一样平等地参加有关中东的所有努力、辩论和会议也是不可缺少的。巴勒斯坦问题是一个民族的人民为争取自由所进行的斗争的问题，这些人民为保护自己免遭占领国家对他们实施的残暴罪行而斗争，这个占领国企图使其对整个国家的人民的侵略和国家恐怖主义合法化，而这些人民所犯的唯一过错就是他们为恢复自己的权利而进行斗争。人们对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的局势表示越来越大的关注，该地区的局势由于以色列的消极态度而越发严重，以色列继续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没收属于阿拉伯人的土地，并继续违反联合国决议执行其增加居民点范围和数目的政策。同时以色列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通过将这些领土的经济和行政部门与以色列的国家体制相结合，并通过创造迫使巴勒斯坦人移居的条件来继续实施其犹太化的政策。

的确，目前巴勒斯坦的局势是一场丑闻，我们比以往都更需要充分立即重视这一局势。我们在这一问题上辩论的时间如此之长，而取得的结果又如此之少，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大会就是计划和采取这种行动的场所。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最恰当的行动是召开在联合国主持下和由包括巴解组织在内所有有关各方和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在平等基础上参加的国际和平会议。

在结束我的发言之前，我还要代表科摩罗代表团感谢联合国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其主席塞内加尔大使萨雷先生主持下向我们提出了一份十分明确的报告。我国代表团希望，该委员会作出的结论和提出的建议将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支持。

加亚先生（文莱国）：联合国于1947年承担起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责任。然而，巴勒斯坦问题至今仍然在大会议程上。这一问题没有获得解决不应归咎于联

合。 尽管大会在过去作出了许多努力并通过各项决议，但在找到解决办法方面取得的进展甚微，这是令人感到失望的。

毫无疑问，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冲突的核心。 该地区紧张局势的根源在于以色列自1967年以来通过其侵略战争占领和吞并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领土。 我们认为，以色列在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领土上顽固推行其侵略、占领、吞并和定居政策的立场使该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

正如我的同事沙特阿拉伯大使什哈比先生昨天提到的那样，前首相戈尔达·迈尔在1969年6月15日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刊登的采访中指出，“根本就没有巴勒斯坦人这么一说”，我国代表团对此是不感到惊奇的。 但事实是，巴勒斯坦是一个无可辩驳的独立实体。 尽管有人企图剥夺巴勒斯坦存在的合法性，尽管以色列军事力量一再对巴勒斯坦人民犯下滔天罪行，巴勒斯坦人民还是坚定地拒绝放弃他们作为巴勒斯坦人的共同继承。 的确，巴勒斯坦人民毫无疑问地证实，他们是一个具有历史和文化的民族，因此，他们享有自己的家园。 以色列不能剥夺巴勒斯坦人民这一基本权利，不能否认巴勒斯坦人民存在的现实。

以色列在被占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领土上所推行的政策明确表示了其要吞并这块领土的企图。 一些全然无视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的高压措施是为了强迫巴勒斯坦人民从自己的土地上迁移出去。 大会收到了1987年10月15日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居民人权的行为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在该报告中，特别委员会根据收到的资料和证据作出以下结论：

“以色列政府的一般政策仍然遵循同以往一样的路线。 该政策的基本要素是：被以色列占领的领土是以色列国家的一部分。 这项政策导致下列各种措施：建立移民点、没收财产、以色列公民移往被占领领土居住和直接间接地鼓励巴勒斯坦人离开家园。” (A/42/650, 第206段)

特别委员会进一步作出结论：

“平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状况继续恶化。《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有关规定仍被置之不理。并吞被占领土的一贯政策遭到平民的坚决抵抗。执行这种政策造成紧张局势和镇压交替出现，以致局势一触即发，看来今后必然会引起更多重大事端。”（第216段）

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主义在巴勒斯坦人民遭受的一贯的持续侵略中日益高涨。必须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我国和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认为巴解组织是合法的民族解放运动。

在这方面，以色列应对该地区持续的冲突负责。以色列蓄意拒绝承认和接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一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作法使得获得任何为各方所接受的解决方案更加困难。不仅如此，以色列还将巴解组织描述为恐怖主义组织，尽管事实上巴解组织一再谴责恐怖主义行径。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以色列自己企图通过轰炸和破坏巴勒斯坦难民营和定居点来恫吓巴勒斯坦人民；这些行径经常使居住在难民营和定居点里无辜的妇女、儿童和平民丧失生命。这些行径显然是非法和侵略性质的，并遭到大会多年来所通过各项决议的一再谴责。

关于召开有关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的问题，我国代表团已投票赞成第41/43D号决议表示支持这一崇高主张。在此，我愿强调包括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巴解组织在内的所有有关各方参加会议的重要性。在最近的一项事态发展中，以色列建议召开关于中东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这个会议显然不包括巴解组织的正式参加。我愿在此指出，我国代表团认为，必须允许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解组织同其他各方平等地充分参加任何这类会议，以便寻求公正、持久的解决方案。

联合国必须态度坚决。虽然以色列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我们应该继续要求以色列根据不允许以武力获取领土的原则无条件地从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撤出。必须恢复巴勒斯坦人民对自己家园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必须使巴勒斯坦人民通过其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对决定其自己的未来起主要作用。

马克西莫夫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一座和平的大厦只要还有一部分没有纳入安全体系，就不可能牢不可破，在核时代更是如此。因此，我国强烈主张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冲突和区域冲突。这同样适用于中东，这一地区已成为不断的军事和政治动乱的场所，充满了威胁全面和平与安全的危险。不到40年中打了六次战争，不断的内部战争和矛盾使中东获得了现代世界最长久和最具爆炸性的紧张温床这一令人讨厌的名声。

苏维埃联盟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其《安全世界的现实和保证》一文中强调“只要人权被践踏，就不能认为世界是安全的。”对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来说这句话特别适用。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一个民族全体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遭到践踏，他们被剥夺了自己的国家，被迫流亡国外或者在以色列军事占领下受苦。

因此，大会一次又一次地审议巴勒斯坦问题并非偶然。而且，当然我们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行使其合法的民族权利是全面解决中东问题的根本。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联合国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命运和在中东恢复公正和持久和平负有特别的责任。

四十年前大会通过了第181(II)号决议，该决议结束了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并决定建立两个独立的国家，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人国家。这一决议只是对一个民族来说获得了实施。必须竭尽全力对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实施这一决议。

必须指出联合国已作了大量工作，为解决中东问题建立国际法律、政治和人道基础。大会的决议，包括第四十一届会议的决议肯定需要使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返回家园的权利、自决和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权利。这些决议要求以色列部队从其1967年以来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出，重申需要有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所有解决中东问题的努力。

但是，在解决这一问题方面没有取得真正的进展。以色列继续对被占领的巴

勒斯坦领土采取贪婪的殖民政策。它正在蚕食阿拉伯邻国——不仅仅是邻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反对召开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会议。

全世界每天的出版物和报纸，情报机构的消息和联合国正式文件载有许多材料揭露以色列统治阶层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所采取的罪恶政策。以色列继续实行严酷的恐怖和镇压，极其残酷地违反了基本人权，大规模地将当地阿拉伯人驱赶出其祖先的土地。根据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向我们提供的资料，目前有二百一十多万巴勒斯坦人在世界各国流浪。巴勒斯坦人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强调指出以色列所推行的政策和所作所为

“继续阻碍全面、公正、持久解决的努力，继续加剧这一地区的紧张和冲突，进一步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A/42/35，第5段）

毫无疑问，战略联盟的高级伙伴对此负有很大的责任，这位伙伴的全面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援助鼓励以色列在这一地区推行侵略和扩张政策。今天，已经很明显，依靠军事力量解决冲突已经完全不能令人信服。现在正是那些西方国家的国家和政治领导人也认识到了需要对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进行建设性考虑，他们在不久以前还认为这一问题对解决整个中东问题没有多少意义，人为地将这一问题局限在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范围内。巴勒斯坦人事业的反对者企图找到一个取代作为巴勒斯坦人代表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机构，以达成一致意见在戴维营解决中东问题的方法框架中就巴勒斯坦人的命运进行谈判，这种企图一次又一次遭到失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略也没有在这一方面取得令人满意的政治进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功地保持了其作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唯一合法代表的地位。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再次重申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下所进行的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正义斗争。我们赞扬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八届会议所取得的成果，这次会议表明了巴勒斯坦人决心共同采取有力的行动以确保其合法的民族权利。这次会议为加强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作用、使其成为中东事务中有效而独立的因素创造了真正的先决条件。

很明显，继续冲突和强行进行单独解决从短期，特别是长期来说与正确理解的所有各方的利益，包括以色列人的利益相冲突。以色列对阿拉伯领土的长期占领没有使世界忘记巴勒斯坦问题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实行自决的合法权利。我们认为，现在存在着停止中东危险事态发展的客观可能性。在目前的条件下重要的是采取切合实际的步骤，实现全面解决，这一解决应使以色列部队从它自1967年以来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撤军，要求让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行使其不可剥夺的实行自决的民族权利和建立他们自己的独立国家的权利。还应该作出规定，确保这一地区所有国家得到安全和独立存在和发展的权利。

正如苏联所建议的，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途径是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召开一次大使级的国际会议，所有有关各方，包括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巴解组织完全平等地参加这次会议。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也应该参加。

去年，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第41/43D号决议，该决议同意召开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以及同意成立有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参加的筹备委员会。在哈拉雷举行的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的与会者以及在科威特举行的伊斯兰会议组织的会议都一致同意召开这样一次会议。在过去的一年里秘书长与安全理事会的各成员国之间进行的磋商表明，与过去有明显不同的是，安全理事会里没有人在原则上反对召开一次这样的会议。

最近在阿曼举行的阿拉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也赞成召开一次中东国际会议。在这个问题上阿拉伯世界采取一致的政策无疑将加强人们的这一立场，即赞成通过召开这样一次会议，全面地、公正地解决中东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阿拉伯世界采取一致立场特别突出了某些势力，特别是以色列所采取的非建设性的立场，它们继续阻挠国际社会为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所进行的努力。

白俄罗斯代表团感到，现在有必要着手认真筹备这次会议了，以便确保这次会议能够取得成果。在召开会议之前的筹备工作可以发挥有益的作用。我们相信，大会本届会议应该进行认真的集体努力，以便就中东局势达成一个有效的决议，以

期确保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这对于建立一个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综合体系是具体的贡献。

巴尔德拉马先生（菲律宾）：今年7月5日，《纽约时报杂志》上登了一篇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很可能是在大会的一篇发言，值得人们注意，题目是“我的邻居，我的敌人……来自以色列的报告”，这篇文章令人深思，是由《时报》驻耶路撒冷分社社长，汤姆斯·L·弗里德曼写的。

弗里德曼先生称巴勒斯坦—以色列冲突是一场朦胧的战争。他谈到了在西岸和加沙地带被占领的土地上两个社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生活状况，这些地区没有享受到和平的幸福。那里的生活是处在持续的恐惧和怀疑，以及被占领当局与被占领的人民之间日益增长的仇恨之中的。

这个报道是关于“两个同样合法的社区为了争夺一个家园而进行战争的”，因此，毫不奇怪的是，既然他们是邻居，他们也就是敌人。有一位住在西岸的巴勒斯坦记者有一段恶梦般的经历，他在特拉维夫至海法的高速公路上汽车轮胎瘪了，并受到以色列警方的身份检查。等他的车开过了山坡进入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一方，他的这段恶梦般经历也就结束了。有一位以色列教授在童年时代，可以在独立节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跳舞，但是，现在他自己的孩子却没有这种同样尽情欢乐的权利。街道仍然是老样子，但是，现在充满了难以捉摸的气氛。凶杀、轰炸和报复行为成了家常便饭。

这两个社区的生活最好的概括是一张犹太人的照片，他一手抱着孩子，另一只手拿着一枝枪。另一个照片是一位阿拉伯人在希布伦的充满紧张气氛的街道上擦肩而过，行人彼此都互不相视，但心中却怀着深深的疑虑。

这就是巴勒斯坦问题的悲剧所在。不仅占领当局没有和平，而且被占领者也不得安宁。的确，正如弗里德曼先生所说，以色列占领二十年来“只不过就象6日战争的第7天一样”，我还应该加一句，这每一个第7天对于战争的受害者来说变得更加紧张和难以忍受。

更具悲剧性的是，弗里德曼先生最后写道：

“危险是，到了双方醒来的时候，并同意承认对方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到那时，在解决问题的方法上不再有冲突，但是，却反映在生活方式上——更确切地说——死亡的方法上。”

没有必要等到“太晚”或者“死亡的方法”。危险是可以避免的。在通往和平的道路上迈出第一步还不算太晚。菲律宾人认为，阿以冲突各方现在应该接受这样的事实，相互必须承认对方的权利，并理解对方的担忧。使立场日益强硬，从而为了一方的利益而剥夺另一方的权利，这种做法只能使双方在通往和平的难以捉摸的道路上分道扬镳。冲突四十多年来，肯定每一个人都渴望和平；每一个人都厌倦死亡。

为此，菲律宾人认为，只有在以下基本原则基础上，才能全面地、公正地和持久地解决阿以冲突；以色列从巴勒斯坦以及1967年以来占领的其他阿拉伯领土，包括圣城耶路撒冷撤出；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享有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其中包括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权利；巴勒斯坦人民通过其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参加到和平进程中来；根据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第338（1973）号决议，承认该地区所有国家包括以色列有权在没有威胁和武力行动的情况下，在安全和公认的边界内和平生活。

如果要谈判解决阿以冲突问题，那么，这些是必须尊重的原则。这些原则呼吁有关各方求同存异，相互信任，遵守有关保护战时平民的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以及《世界人权宣言》。

现在的状况不是完全黑暗的。秘书长的报告使我们受到鼓舞，该报告说，

“……国际社会已逐渐重视在联合国主持下，在所有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基础上，召开一次会议的想法。”

该报告还说，

“……各当事方对这一问题已采取较为灵活的立场……”（A/42/

277, 第6段)。

最近的保证来自阿拉伯联盟领导人在约旦召开的首脑会议，他们表示支持这一主张。我们赞扬秘书长所作的努力和表现出的决心，尽管有关各方之间的“分歧很大”。

我们还赞扬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及其主席，塞内加尔的马萨姆巴·萨雷先生，该委员会及主席在使国际社会进一步认识并理解巴勒斯坦问题方面富有献身精神并作出了努力。

国际社会必须作出一切努力来改善巴勒斯坦难民的悲惨境遇，直到建立独立和主权的巴勒斯坦国。必须在双边的基础上通过诸如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这样的多边机构以各种可能的方式给予它们援助。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主任专员已经向秘书长通报了该机构为巴勒斯坦难民实行的成功的教育计划以及其他事业。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在使巴勒斯坦人的年轻的几代人为和平与独立的生活进行准备方面作了值得赞扬的工作，该机构应该受到国际社会的继续支持。

我国代表团表示希望，阿以冲突的所有有关各方能够通过秘书长的斡旋，取得一致意见，使它们全面、公正和持久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并使这一曾经是人类文明的摇篮的地区最终获得和平与稳定。

萨蒂·亚赫先生(马来西亚)：联合国没有能够对巴勒斯坦人民履行其责任，这种责任是联合国于1947年根据国际联盟盟约将巴勒斯坦的地位确定为该联盟的委任体系中的领土以后，所承担的。我们没有能够遵守我们对巴勒斯坦的承诺，这对巴勒斯坦人民以及国际社会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40年以来，巴勒斯坦人遭受了难以言状的人类痛苦。他们被剥夺了生活在独立家园的基本权利。中东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地区，一直生活在动荡之中。国际社会一直面临着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一个主要的威胁。这里有过暴力、持续的冲突以及有可能产生扩大的冲突的潜在的因素，而这些冲突能够影响到整个世界，而且事实上，确实影响到了整个世界。

然而，在消除这种局势方面，不是缺乏讨论、辩论、谈判和各种努力。任何

问题都没有象这个问题那样得到这一世界机构、其他国际组织、地区性机构以及个别国家的如此密切的审查。人们已经起草、提出和公布了无数的决议、宣言、建议和其他外交方法。

现在的事实是，由于某些大国迁就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野心，首先让其于1948年建立了以色列国，接着在20年前使其占领了余下的巴勒斯坦领土，因此，巴勒斯坦人，这一古老和历史悠久的人民遭到了残暴的不公正待遇，这种局势至今仍然没有改变。

以色列无视安全理事会以及大会的决议，在过去20年里一直吞并巴勒斯坦和占领着中东其他的领土。它这样做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它对已造成的痛苦、对国际舆论都表示出傲慢和无视的态度，因为它认为，在奉行其残暴的扩张政策的时候，强权即公理。犹太复国主义者成功地发动了恐怖运动，因为一个超级大国、美国一直在给它们撑腰打气。

我们现在有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最新的报告，该委员会由德高望众的塞内加尔的萨雷大使当主席，他所作出的一切不懈的努力值得我们赞扬。马来西亚为成为该委员会的一个成员而感到自豪。为了完成其使命，委员会进行了艰苦的工作。主席对以色列继续侵犯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继续占领和逐步吞并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作出了积极的反应——根据报告

“……造成该区域的冲突紧张局势和暴力事件不断加剧”。（A/42/35，第19段）

主席作出了积极的反应。

委员会获得的无可辩驳的资料证实，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的局势有了进一步的恶化。它表明，以色列没收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阿拉伯人拥有的土地，扩大其定居点，正在继续违反与保护战时平民有关的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以及联合国决议。委员会再一次集中注意到了以色列的铁拳政策，并对其表示关切，这种政策旨在中和对其占领行为的反对以及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支持。游行示威一再遭到武装部队的干涉，它们对手无寸铁的平民，包括儿童实行暴力，甚至将他们置于死地。反

对派活动家遭到逮捕、行动受限制或者遭到流放。人们不断地报道以色列安全部队折磨、拷打和虐待巴勒斯坦囚犯。以色列当局对被占领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进行集体惩罚，并采取其他措施来对付他们，现在，这些压制性行为又增加了定居者治安维持活动的内容，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

由于以色列为了稳固地控制被占领的领土而采取的政策和作出的行动，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条件又有了进一步严重的恶化。巴勒斯坦人继续有效地受到限制，不让他们开发他们自己的资源，迫使他们更加依赖于以色列当局。健康、劳动和教育条件已经急剧恶化。

委员会主席不得不反复表示委员会极为关注贝鲁特以及蒂尔和西顿附近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内外持续和更为激烈的战斗，这使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无法向难民营运送供应品。主席在1987年5月7日吁请紧急注意以色列空军对西顿附近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发动的空袭，其中炸死22人，炸伤65人。这次袭击被看作是以色列针对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人民采取的行动和黎巴嫩南部军事活动升级的一个组成部分，给一个本来就具有爆炸性的局势火上加油。

以色列还进行了许多其他挑衅，包括侵犯人权，对平民使用武力，逮捕、驱逐、关闭大学和袭击难民营，导致生命损失和受伤——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加约束和非人道的行为类似于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对南非黑人大多数的行动，它们的动机是要达到用恐怖来消灭反对派和进行统治的目的。它们在经济、军事与核领域里进行的合作进一步突出了以色列与南非种族主义者政策之间的相似之处。

我国代表团敦促所有会员国充分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全面的建议。这些建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巴勒斯坦人状况的严重恶化突出了关于紧张局势和暴力将会恶化并给该地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忧虑。需要重新作出并加强在有关的联合国决议，特别是第38/58C和41/43D号决议的基础上实现全面、持久与公正解决的集体努力。

第二，安全理事会需要对委员会第一份报告中制订的建议和1983年在日内瓦举行的巴勒斯坦问题国际会议通过的得到大会反复批准的建议采取紧迫的积极行动。

第三，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是最全面和获得广泛接受的建议，会议的召开将是联合国对根据第38/58C和第41/43D号决议实现解决作出的重大贡献。

我们极为赞赏秘书长对召开国际和平会议所作的承诺和努力。我们感兴趣地注意到，秘书长在其5月7日的报告中说：

“安全理事会的全体成员都关切中东问题，也都表示支持秘书长继续努力，在中东实现公正、持久和平。不仅如此，没有一个安理会成员在原则上反对由联合国主持召开国际会议的意见；这是与近年来的情况相反的。”（A/42/277，第3段）

根据这份报告，对该会议的形式、一些程序和实质问题、以及设立一个正式筹备委员会的建议，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分歧。秘书长指出：

“还不具备足够的共同意见可以召开第41/43D号决议所要求召开的国际会议。”（第6段）

然而，我们对秘书长不顾困难决心继续努力感到鼓舞。*

我国代表团呼吁所有会员国，特别是仍然持保留意见的会员国，支持秘书长召开关于中东问题的会议的努力。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对实现巴勒斯坦问题的核心问题的解决和促进中东和平承担着特殊的责任和义务。

我们特别敦促美国承认，巴勒斯坦人民受到了巨大的不公正待遇，由于它对以色列的幕后支持应对这种不公正待遇负应有的责任。我们呼吁美国不要坚持部分或逐步的方法，而是充分赞同国际会议提供的全面的方法。美国接受以自己的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代表的巴勒斯坦人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与所有有关各方一起参加寻找中东问题可行的解决方法的进程是很重要的。

* 副主席穆明先生（科摩罗）主持会议。

没有时间注意外交细节或企图保护被错误地认为是正当的自身利益。进一步拖延很可能使已经很复杂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以色列通过使大批以色列人在被占领土定居来吞并被占领土，其中存在着以色列制造重大问题的实际危险。它对巴勒斯坦人的持续的行动已经使紧张局势恶化并造成了可能无法逆转的暴力循环。

不，我们没有多余的时间。太多的无辜的人民已经遭受了太多的苦难。国际社会已经付出了太高的人和政治代价。只有一条明确的道路，这就是已经做了长期和广泛的筹备工作的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会议。对我们当中许多不得不忍受巴勒斯坦人民的痛苦的人来说，国际会议可望带来暂时的喘息。会议向会员国带来了承担它们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责任的唯一的希望。我们请那些犹豫不决的人反省一下，问问自己为什么要阻挡结束这场本来绝不当被允许在巴勒斯坦人民身上发生并且我们都必须最终承担责任的悲剧。

阿巴斯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我要首先赞扬联合国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全面的报告（A/42/35）。自从1975年建立以来，委员会根据其任务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通过举行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会议和讨论会，委员会持续审查有关该问题的局势。我们也希望向委员会主席、塞内加尔的常驻代表表示祝贺，他为寻求中东问题的核心，巴勒斯坦问题的公正和持久的解决方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自从大会通过关于巴勒斯坦分治的第181(II)号决议以来，40年已经过去了。该决议原则上为建立两个独立国家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规定了形式。以色列国的建立已成为事实，但巴勒斯坦国却还没有建立。成千个巴勒斯坦人被赶出家园，他们被迫逃到邻近的阿拉伯国家和诸如西岸和加沙地带等地方。从那以来，由于以色列剥夺巴勒斯坦人的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的权利，巴勒斯坦人的状况持续恶化。

以色列在1967年战争期间对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以及以色列迄今为止拒绝撤出使得本来就严重的局势更加恶化。在违背《联合国宪章》原则和安全理事会与大会的有关决议的情况下，以色列继续拒绝从被占领的阿拉伯和巴勒斯坦土地撤出，这证明以色列完全蔑视联合国。不幸的是，以色列的挑衅得到了安全理事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的支持。我们对这种勾结表示遗憾，并希望理智和远

见将会占上风；因为，如果不公正和永久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中东就不会有和平。

可是，以色列不但不寻求这样一个解决方法，反而继续以残酷得无法想象的手段压迫巴勒斯坦人。因此，我们对生活在已经建立了以色列定居点的被占领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所受到的折磨、逮捕和驱逐表示遗憾。我们认为改变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土地的地域性质和人口结构是该地区紧张局势的主要根源。巴勒斯坦人民几十年来忍受了最痛苦最残酷的折磨，他们无法再忍受更多的屈辱和痛苦了。我们要求以色列为了自身的利益改弦更张，承认并给予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这样做能够保证它在安全的、国际公认疆界内的继续生存。

我国代表团希望重申，如果冲突各方能够表现出必要的政治意志，那么就能找到公正永久地解决中东问题的方法。我们坚信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有关各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在这方面，坦桑尼亚完全支持召开由联合国主持的国际和平会议，以便在巴勒斯坦和整个中东地区建立永久的和平。为了使国际和平会议取得成功，我们坚决主张，冲突各方包括巴勒斯坦人民唯一真正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应参加会议的筹备工作。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尤其是美国和苏联应当参与这项工作，作为执行会议将达成的协议的保证人。我们诚挚地希望很快就能清除召开会议的障碍。

1983年举行的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国际会议通过了《巴勒斯坦和实现巴勒斯坦人权利的行动纲领的日内瓦宣言》。该宣言所包含的一些基本问题需要由所提议召开的中东会议加以解决。我国代表团诚挚地希望，冲突各方在举行中东会议期间将以宣言为指导，进行有意义的对话。

在这方面我们深感遗憾的是，以色列拒绝接受召开中东会议的原则。我们认为这种态度妨碍了通过谈判解决中东问题和巴勒斯坦问题。令人遗憾的是，以色列的拒绝态度得到了安全理事会某个常任理事国的支持，这就使问题更为复杂。但是，我们敦促以色列及其主要的支持者重新考虑在召开中东会议问题上所持的否定态度，因为如果不进行对话，中东只会继续发生暴力事件。被压迫的巴勒斯坦人民不可能永远接受强加给它们的不公正。阿拉伯国家也不可能让以色列永远占领它

们的土地。

巴勒斯坦局势由于以色列不断侵略黎巴嫩而变的更为复杂。其如果是，黎巴嫩人民十年来没有过上一天太平的日子。我们要求以色列政府实行克制，更加认真地对待巴勒斯坦问题，以便永久地和平地解决这一问题。我国代表团不相信光凭武力能够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仍然认为，只要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受到忽视，这一问题就将拖延下去。多年来，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以及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是在以色列为一方，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为另一方之间实现永久和平的先决条件。以色列装模作样或拒绝承认这一基本事实都是无济于事的。但是，以色列能够帮助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其具体做法是：从1967年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上撤走，停止在阿拉伯和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定居点，支持召开中东国际会议。如果以色列这样做，它将会发现国际社会十分愿意为实现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进一步作出贡献。

费南多先生（斯里兰卡）：巴勒斯坦问题列入联合国议程已有四十年了。这一问题实际上是使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持续冲突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是关于在世界的一个地区随后造成各种力量不平衡最后导致紧张局势的问题，它触发了三次战争，现在又达到了沸点。由于单方面执行了1947年联合国关于建立两个国家，一个是阿拉伯国，另一个是犹太国的第181号决议，这一问题变的更为严重。该项决议后来没有得到继续执行，以建立许诺要建立的阿拉伯国，结果出现了不平衡的问题，这一问题没有得到使巴勒斯坦人满意的解决。

毫无疑问，巴勒斯坦问题有其自身的历史原因，存在着许多相互对立的说法。三千多年来，在巴勒斯坦居住过的有各种部落，其中有闪米特人，菲力斯人，以后还有我们所知道的亚述人、希腊人、和罗马人。我们发现，当阿拉伯人在公元632年征服了这块领土后，他们不得不与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徒们进行谈判。这仅仅表明要摆正这些要求和反要求的位置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从本世纪开始的这些土地的近代史，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大致的看法。我们可以看到，

由于英帝国的指令，该地区的人口结构在本世纪内发生了变化，从1917年发表巴尔弗宣言开始一直到1947年联合国通过第181号决议结束。当时成立了以色列国，但却没有执行决议中关于给予阿拉伯人建立自己国家权利的规定。

由于只建立了以色列国，却没有同时建立一个阿拉伯国，致使该地区的制约与平衡被打乱，在这样的情况下，和平就成了牺牲品。

在承认巴勒斯坦人民具有在自己生活的领土上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时，我们不应侵犯那些已经在自己国家的领土和主权范围内确立的权利。1948年、1967年以及1973年在这些领土上发生的三次战争以及战争之间出现的冷战形势表明，除非在国际范围内讨论并解决这一问题，否则不久又会发生可以用来作为宣战理由的事件，此类事件随时可能达到令人可怕的程度，尤其是在该地区有关各方的手中已掌握了相当的技术和军事实力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作为斯里兰卡外交部副部长，我呼吁今年的会议认真考虑巴勒斯坦问题，并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象1983年的《日内瓦宣言》和大会第38/58 C和41/43 D号决议所设想的那样的，立即着手筹备召开一次国际和平会议，不能拖延。上述决议要求召开一次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会议，保证巴勒斯坦问题获得全面、公正和持久的解决。这样一次由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东地区直接有关的国家以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参加的会议必须有一个精心准备的会议议程。

这一议程必须包括一切国际关切和具有国际意义的基本、突出的问题，例如，第一，所有外国占领军从1967年战争以后所占有的领土上撤走；第二，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作为国家生存的权利提供一项国际保障，事实上，这一权利在1947年第181(II)号决议中已有规定，会员国在通过那项决议的时候也都赞同这项权利；第三，按照1948年大会第184(III)号决议的要求，保证被赶出家园的巴勒斯坦人有权返回他们的家园和土地；第四，保证巴勒斯坦人享有自决的权利，通过自由、民主的选举决定他们的政府形式和经济结构；第五，采取一系列建立信

任的措施，保证所有有关国家能够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和平、安全地生活。

根据由我国担任主席的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居民人权的行为特别委员会所提出的19份报告，我国代表团认为，除非并直到巴勒斯坦问题获得解决，否则被占领地区的暴力和紧张局势没有减轻的可能性。每年，事件所发生的次数和严重程度显著上升，对此占领当局采取远远超出事件性质的残酷措施加以镇压，决心消灭巴勒斯坦人口的民族精神。这些残暴、压迫和杀鸡敬猴的措施使得平民人口陷入了长期不能进步和发展生产的状况与困境，丧失了唯有和平才能保证的发展机会。文化和教育发展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除非通过满足巴勒斯坦人民对自己权利的基本要求来消除这些发展的障碍，否则就无法保证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这场冲突能够结束；这场冲突不仅具有导致这一地区直接参与冲突各方走向崩溃和毁灭的危险，而且破坏整个中东地区的稳定，影响远近四周的地区，威胁着离冲突所在地区很远的其他地区的和平。

穆舒塔斯先生（塞浦路斯）：某些国际问题似乎永久地摆在大会议程上，这种情况令人痛心。最为不幸的是，国际社会虽然认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却未能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解决。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年复一年，一个事件接着另一个痛苦的事件，我们回到这个讲坛上反复陈述我们的意见，回顾我们的声明，发出同样的呼吁，而同时有关的人民却继续受苦受难。

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它无疑是这些问题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危机温床，因为巴勒斯坦人民被剥夺了他们合法、不可剥夺的权利。大会反复、彻底地讨论了这一问题，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当愿望。然而，这些决议不仅得不到尊重，相反，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遭到更加公然的剥夺。

如果我们不能坚决地根据这些决议行动，争取问题公正、持久的解决，那就不仅将使这一地区的和平受到危险，而且也将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迄今为止，巴勒斯坦人民已经进行了四十年的斗争，争取恢复他们返回家园，实行自决和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正当权利。在几乎同样漫长的年月里，巴勒斯坦

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造成难以描述的人类痛苦，对国际和平构成持续的威胁。返回家园是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任何暴力和非正义的力量都不能阻挡或否定这一权利。阐述各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立场的无数发言使人们毫无疑问地相信各国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以及解决这一问题的紧迫性。

历史悠久和自豪的巴勒斯坦人民被赶出家园，数百万巴勒斯坦人现在正作为难民分散在各个阿拉伯国家，完全不顾联合国决议、《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完全蔑视这些人的权利。

在自己的国家中被长期剥夺了民族生存权利的巴勒斯坦人民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下，通过不屈不挠的斗争和牺牲，已经作为一个生气勃勃的现实得到各国的承认，不考虑这一现实就无法在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实现和平与正义。

因此，不结盟运动每一次都重申：

“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

此外，不结盟运动还一再

“声明，巴解组织有权按照国际法以独立和平等的地位参加所有旨在保证尊重并争取行使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的努力、国际会议和各项活动”。

（A/41/697，第一章第178段）

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立场是始终一致的，也是有原则性的。就全面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而言，我们完全赞同不结盟国际运动成员国对巴勒斯坦问题所持的立场，该立场强调：

“必须尽早召开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同时强调安全理事会，对促进会议的召开并提供必要的机构安排，以保证会议预期达成的协议能够得到执行负有主要责任。（A/41/697，第87页第182段）

我们认为，应该使巴勒斯坦人民能够在其自己的家园，巴勒斯坦，行使其自决与国家独立的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我们认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英勇的巴

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必须是任何有关解决该问题谈判的一方。我们也认为，以色列必须撤出自1967年6月5日以来所占领的所有阿拉伯与巴勒斯坦领土。

塞浦路斯是与中东地区邻近的一个国家，与该地区的国家和人民有着传统的友好联系。塞浦路斯作为联合国巴勒斯坦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将继续不遗余力地促进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利益并帮助公正与持久地解决中东问题和巴勒斯坦问题。

曾恩格先生（津巴布韦）：大会现在收到了行使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A/42/35）。我们首先要明确表明，我们极为赞赏该委员会以及联合国巴勒斯坦人权利司为使国际社会注意中东那些影响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的事件以其以色列占领之下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局势有关事态发展正在进行的十分重要的工作。

去年大会就我们目前所审议的项目辩论之后不到一个月，安全理事会举行了会议，因为以色列占领之下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的局势突然恶化，巴勒斯坦难民营中的局势也普遍严重。1986年12月4日以色列军队在俄尔维特大学屠杀了手无寸铁的无辜学生，对罗洛拉地区及其周围的巴勒斯坦平民犯下了残酷的罪行。在黎巴嫩南部的巴勒斯坦难民营也遭到了袭击。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当中伤亡惨重。

这就开始了以色列对占领区巴勒斯坦人的新一轮暴行，这轮暴行在1987年持续了整整一年。因而，我们后来又看到5月1日对米米的巴勒斯坦难民营所进行的空袭，在空袭中有14个平民丧生，47人受伤。此后5月6日又对艾因希勒维的难民营进行了另一次空袭，这次空袭也给巴勒斯坦男人、妇女和儿童带来了严重伤亡。最近，也就是在1987年9月5日艾因希勒维再次遭到空袭。1967年战争的结果是以色列占领了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和加沙地带。今年6月是这场战争的二十周年，在这个月以色列当局又在被占领区所有地区出现示威游行和抗议之后大规模拘留了被占领区许多巴勒斯坦人。有不少次以色列军队也对示威动

用了武力。我们所拿到的报告记录了对巴勒斯坦人民所进行的许多暴行和残酷行动，至于我们今天在南非所看到的一切与其相似，这也是上个星期大会辩论的问题。

以色列当局除了在被占领的领土上变本加厉推行他们的“铁拳”政策以外，而且还以继续采取行政和经济措施来加强他们对这些领土的控制，这显然表明他们不愿意撤出这些领土。这些措施和在被占领领土上建立犹太人定居点的政策都是为了改变被占领的阿拉伯与巴勒斯坦领土上的政治、文化、宗教、人口和其他特点。安全理事会1980年3月1日的第465(1980)号决议宣布这些措施是无效的，并指出这些措施公然违反了与在战时期间保护平民有关的第四日内瓦公约。

以色列坚持推行行政、经济与其他措施来加强其对被占领领土的控制，这表明了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并不认为这些地区是被占领的领土。推行这一危险政策的目标就是为了满足以色列攫取更多领土的欲望，这是处于让新的犹太移民定居的需要，这种做法也牺牲了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只要以色列仍然渴望攫取更多的领土，它就将继续无视联合国有关的决议和决定。尤其是安全理事会第465(1980)号决议。因而，不结盟国家国家和政府首脑在1986年9月所召开的第八届首脑会议上要求联合国对以色列采取有效措施，包括根据《宪章》第七章实行制裁，以便迫使以色列立即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与阿拉伯领土上——包括耶路撒冷——全部撤出。

本星期是巴勒斯坦问题在联合国提出来的第四十周年。四十年来，国际社会一直努力寻求以公正、和平与持久的方式解决这一特别问题。去年，大会通过了第41/43/D号决议，从而加强了国际社会赞同在联合国组织之下召开一次中东和平会议的势头。今年年初，秘书长采取主动，探索开始召开国际和平会议筹备进行的可能性。不结盟国家运动欢迎秘书长的这些努力，并与其有关巴勒斯坦的9国委员会一同促请有关各方与秘书长合作，以便为根据大会第38/58/C号决议尽早召开这次国际和平会议提供便利。我们认为，这次会议的目的将是公正、全面解决中东问题，而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以及他们根据大会1974年11

月22日第3236(XIX)号决议以及1980年6月29日ES/7/2号决议巴勒斯坦人民建立一个独立与主权的巴勒斯坦国家的权利应是解决这一方法的主要基础。直接与中东问题有关的各方，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都应在平等基础上参加这些会议，安全理事会的所有常任理事国也应参加这一会议，这是实现该会议所寻求目标的不可缺少的因素。该会议的目标也就是要考虑到联合国有关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冲突的所有有关决议和决定，全面解决中东危机。

秘书长进行的工作所取得的初步结果十分令人鼓舞。去年5月，秘书长在A/42/277号文件关于中东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安全理事会成员国原则上不反对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次国际和平会议的意见，与此同时，近月来，曾出现对谈判的进程持更灵活的态度。

我们大家满意地注意到事态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4月在阿尔及尔开会，表示明确支持召开国际会议，并在安全理事会的构架内，由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参加的情况下，建立一个筹备委员会；北欧外长在3月雷克雅未克召开的会议上，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召开和平会议；以及早些时候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2月发表的共同宣言中也表示支持召开和平会议。这些重要发展所造成的乐观主义气氛十分令人满意。我们还满意地注意到，在这些十分积极的情况发展之后，秘书长加紧努力，并派团前往中东，进一步了解有关各方的立场。

然而，尽管国际社会坚决一致赞成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和平会议，以色列及其盟友继续为着手进行的筹备过程制造障碍。因此，1987年9月9日在A/42/1号文件中秘书长随后做的联合国工作报告就没有象他5月的报告那么乐观。这一最新报告向我们指出，还没有证实，是否所有各方都同意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的原则，这影响了秘书长努力在程序问题上取得进展。以色列破坏联合国谋求公正、持久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做法并不新鲜。在以色列初建期间就已经开始。

沙米尔先生的有权势的朋友们上星期再次恢复其反对召开国际和平会议的国际

运动，我们向他们呼吁，敦促他接受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和平会议，要求他们不要再玩弄新花招，提出诸如“压缩”形式的国际和平会议，即，只让安全理事会某些成员国，而不是全体成员国参加会议，其中巴解组织不起任何作用。这种做法只会怂恿沙米尔先生及其同伙。

我们不结盟运动国家致力于召开国际和平会议，因为我们相信它是寻求政治解决中东问题的最佳途径，同时，这一问题必须得到全面和公正的解决，部分或零碎的协议都无济于事，因为它们将会忽视中东问题的核心——巴勒斯坦问题。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不结盟会议，通过其巴勒斯坦问题九国委员会，不懈地为促进会议的召开而努力工作。今年，该委员会在哈拉雷、平壤和纽约召开四次部长级会议。

鉴于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巴勒斯坦人民应该有权参加该会议。因此，我们愿再一次强调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拥有充分权利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并以独立和平等的地位参加会议。

最近，我们目睹摧毁巴解组织基础结构，破坏和歪曲巴勒斯坦人民民族解放斗争信誉的活动正在加剧。鉴于去年4月在阿尔及尔召开的第十八届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所取得的非常积极的成果，以及阿拉法特主席与秘书长的中东特使之间在突尼斯举行的具有非常建设性的磋商，这一运动只能被视为企图对国际社会为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所做的努力制造严重障碍。

前不久被美国关闭的巴解组织驻华盛顿办事处，完全是一个新闻机构，作为一个进行了正当登记的外国机构，它已在那儿合法地工作达10年之久。没有对它进行所谓的非法活动的任何指控。在成功地关闭了在华盛顿的办事处之后，以色列在美国参议院的朋友正企图利用10月8日通过的第940号修正案，关闭巴解组织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不结盟国家协商局10月16日的会议指出，美国参议院的这一行动否定了巴勒斯坦人民在国际讲坛，特别是在联合国发表和捍卫自己事业所拥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除公然违反联合国与作为东道国的美国所签署的

总部协定以外，这一行动明确表明其破坏在中东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的企图。

最后，我们对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第六部分所提出的建议表示赞成。我们特别要强调关于安全理事会应对该委员会最后报告提出的建议，以及1983年在日内瓦召开的巴勒斯坦问题的国际会议所通过的建议采取紧急、积极行动的呼吁。我们还支持恢复秘书长继续与安全理事会就召开和平会议进行磋商的建议。

霍拉萨尼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我将以朗颂古兰经夜行章第一节开始我的发言。 它说：

“光荣属于带领他的信徒从神圣的清真寺夜行到阿克萨清真寺的真主，我们为它的教区祝福，——以便我们能向他表示我们的某些奇迹：万能的真主。”
（古兰经，第XVII章，第一节）

巴勒斯坦的土地是先知升天的地方；它载有最神圣的穆斯林圣地的第一个祷告方向。因此，犹太复国主义部队对这片领土的占领是全世界穆斯林的苦难，将这片土地从犹太复国主义篡夺者手中解放出来是一项伟大的宗教义务。

但尽管这样，犹太复国主义渗入者对巴勒斯坦的占领的历史已经与本组织的年龄一样长了。今天，我们依然在审议同一个始终存在的国际问题；约40年前，大会的一项决议造成和形成了这一问题，并将它交给了无辜的巴勒斯坦人民。从那时起，犹太复国主义篡夺者一直在扩大它们篡夺的领土，而联合国一直在继续着将这一占领逐步合法化的进程。所有这一切都是打着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幌子进行的。没有人知道，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幌子下还犯下了多少其他的罪行。

一开始，联合国承认了分治的政策；后来，人为地建立了一个非法国家；再后来，犹太复国主义的恐怖基地进一步扩大到纽旦河；再后来，更多的领土于1967年被占领。联合国的各种文件中同样对这一占领表示宽容，因为近年来，

所有讨论的课题都是关于1967年以来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没有对那以前所进行的占领表示反对。

事件发生的格式表明，获得考虑和赞同、并将赢得许多“有关的”方面支持的国际大会也许是另一起和过去如出一辙的事件，仅仅是为了使对1967年以来篡夺的某些重要领土的占领合法化。愿上帝阻挠这种对合法化的承认。

因此，我认为，没有必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容忍同样的错误。任何使得巴勒斯坦人民承认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步骤只不过是一种手段，是为了进一步背叛——

主席：我请以色列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拜恩先生（以色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刚才好几次将我国以色列称为“犹太复国主义实体”。我要强调，我丝毫不反对被称为犹太复国主义者，恰恰相反，我为此感到自豪。诸位代表知道，犹太复国主义是犹太人民民族解放运动，是一个努力争取建设性发展的积极的运动。它是我国人民合法的民族运动，其矛头并不针对任何其他人民或个人。

我手中有一封给秘书长的信的复印件，这封信载于1987年11月20日的第A/42/789号文件中，签名的正是这位代表着伊朗的拉贾伊—霍拉萨尼。信中将伊拉克、而不是以色列称为“伊拉克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我不理解这种说法，因为正如我刚才解释的那样，犹太复国主义是犹太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而不是伊拉克人的运动。

然而，我所反对的是将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称为“犹太复国主义实体”或“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我们也完全可以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称为原教旨主义、独裁、侵略、恐怖主义和种族主义实体，但我们不愿意这样做。我们希望大会避免重复出现这种谩骂。我重申，联合国会员国是有名有姓的。我建议——甚至仅仅是为了避免诸如将以色列和伊拉克混为一谈之类的误解，我还是要建议，不管是受到

批评或批评别人，各位代表应该对会员国直呼其名，我们都应该避免谩骂，专注于建设性的审议。

主席：以色列代表的发言将载于本次会议的记录。

我想，诸位代表都知道，联合国在有关国家名称方面已经建立起了惯例，并要求各会员国予以遵守。为我们基本讨论着想，我希望辩论不再会受到打断。

我请伊朗代表继续发言。

霍拉萨尼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至于刚才所提出的程序问题，我重申，我根本没有点任何国家的名。我指的仅仅是那帮占领着巴勒斯坦领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我还要继续点这帮人的名，尤其是我刚才听说，他们并不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为耻。如果他们以此为荣，那么就让我们用使他们以此为荣的名称来称呼他们吧。这仅仅是一种进一步背叛巴勒斯坦事业的手段，该地区人民将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它。它只会使得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巴勒斯坦土地是伊斯兰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地区的穆斯林决不会宽恕或忘却犹太复国主义入侵者对这片土地的非法占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机构或其他任何国际机构作出的哄人和流于形式的决定依然毫无任何意义。这种决定只会扩大该地区傀儡反动政权与其人民之间已经存在的差别，使这些人民从这些决定中进一步看到他们的政权是如何对外国部队奴颜卑膝。

就巴勒斯坦而言，决定其命运的只能是这一地区的穆斯林人民，而不是那些没有外来力量的支持就不可能在深受其害的国家内生存的政权。因此，联合国倘若延长巴勒斯坦所遭受的占领，那只会进一步使其自己在世界各国人民心目中更加名誉扫地。这一地区所遭受的后果也只会是更多的流血，更多的人无家可归，更多的报复和反报复。倘若那些不仅能够对联合国、同时能对占领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力量施加巨大影响的国家具有诚意和诚实，它们就应当在还来得及的情况下迫使犹太复国主义代理人允许所有巴勒斯坦人返回自己的家园，以使后者能够决定

自己的政治命运。

巴勒斯坦人民记得十分清楚，只是在世俗的民族主义激情已经在将穆斯林世界分裂成软弱无力的民族实体、使每一个实体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垂涎三尺的猎物之后，巴勒斯坦人的神圣的伊斯兰土地才被占领。这样，犹太复国主义的恐怖主义分子就能如探囊取物一般获得巴勒斯坦的民族实体。因此，必须看到，从民族的角度出发看待巴勒斯坦问题将加强一直以来有利于占领的那一方面。

因此，任何以民族主义为基础去解放被占领领土的尝试只会有反作用。解放巴勒斯坦是整个穆斯林世界承担的一种伊斯兰的义务；穆斯林世界必须根据自己的伊斯兰的承诺履行这一义务。我们也认为，巴勒斯坦人民在伊斯兰统一阵线的背景下进行斗争是解放巴勒斯坦的唯一可靠手段。

我国政府强烈谴责犹太复国主义掠夺者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占领，强烈谴责那些有助于这一非法和残暴占领的政策与做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民和政府将不遗余力地争取巴勒斯坦的解放，并将继续坚定地站在巴勒斯坦穆斯林民族的一边。我们认为，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是我们自己的斗争，我们准备为了解放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而动员自己的所有政治与物质资源。我们希望，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自己为解放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土地的神圣斗争中继续处于伊斯兰的主流之中，得到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充分支持。

全世界的穆斯林认为，只有在目前仍为犹太复国主义非实体占领下的整个巴勒斯坦领土上再度升起巴勒斯坦的旗帜之后，才可能在中东恢复和平与稳定。

本努纳先生（摩洛哥）：在巴勒斯坦悲剧开始40多年之后，大会再次行将结束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辩论，而在使这一经受了无法言喻的痛苦、破坏与侮辱的人民享受和平与公正方面，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存在着明确或具体的前景。然而，巴勒斯坦人民的决心和勇气依然坚如磐石，他们对在世界民族之林承担自己责任的承诺也依然坚如磐石。

整个民族的人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被剥夺了最基本的人权，无法实现自己享受尊严和自己民族生活的合法愿望。这一人民流离失所，这对人类的良知和《联合国宪章》中所载有的最神圣的价值准则提出了无法接受的挑战。

联合国在过去几十年中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决议、决定、报告和各种呼吁不断增加。然而，不幸的是，所有这些具有诚意的姿态，所有这些表明智慧与政治逻辑的方式所得到的答复是以色列顽固地推行其由过时的扩张主义意图产生的占领政策。

在1974年于拉巴特举行了阿拉伯首脑会议之后，阿拉伯世界打开了以尊严获得和平的道路，并承认，作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有权在根据安全理事会的第242(1967)号决议而必须解放的领土上建立自己的国家。阿拉伯国家于1981年一致通过的《菲兹计划》完成了这一行动，承认该地区所有人民均有权建立民族国家，并回顾了巴勒斯坦人民在被以色列占领的所有领土，包括耶路撒冷享受独立的民族生活的不可避免的要求。

整个国际社会对这一和平计划表示支持，自那以来一直将该计划看作是以尊重联合国基本原则的精神公正和持久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手段。所有有待解决的问题是确定通过对话以一致意见为基础的和平解决办法，实施这一计划的最适当的途径与方式。和平的这一程序性的方面现在是存在的，因为联合国和阿拉伯国家联盟正敦促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使所有有关方面均参加，并使安全理事会的所有常任理事国直接参与其事，保证最终通过谈判达成的解决办法得到尊重。

摩洛哥王国一贯呼吁实施《菲兹计划》和召开和平会议。我们深信，这一会议将为该地区的所有人民带来一个合作与繁荣的新时代。这一地区各国人民的创造才华已经永恒地丰富了文明与文化遗产。

因此，为什么以色列顽固地阻碍这一和平进程，甘冒加重其继续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和压迫该领土上居民给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造成的越来越严重的威胁与危险？人们呼吁进行建设性的和诚实的对话，并展现出和平的姿态，这样，这种不可容忍的

屠杀行为最终会结束，而我们也终于能够使有权向世界上所有儿童那样正常地实现其权利和享受正义的巴勒斯坦人的后代免受失望与绝望之苦。

任何理由也无法为这种形势辩解，人们所听到的各种宣传当然也不行。众所周知，阿拉伯世界一直先声表示对犹太人民在其他境遇中所遭受的痛苦与对待的愤慨，但这绝不可掩盖数百万无辜的巴勒斯坦人所受到的残酷的掠夺和被剥夺正义的行为。

就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问题连续提出的报告，都证实了被占领的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领土上局势的恶化。

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居民人权的行为特别委员会的最近的报告（A/42/650）指出，已经紧张的气氛进一步恶化，事件的数量和严重性都有所增加。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A/42/35）表明，占领当局并未放弃其“铁拳”政策，该政策旨在镇压人们反对以色列政策或支持巴解组织的一切表达形式。

因此，为结束在被占领的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领土上猖行的暴力、为结束对阿拉伯居民人权的大规模侵犯行为，国际社会应坚持其努力。这样，我们就能够为巴勒斯坦人民伸张正义，保证公理战胜强权，在本区域恢复和平、和谐与合作，这一区域自古以来一直就是亚伯拉罕的所有子孙们和平共处和相互容忍的土地。

我国代表团借此机会祝贺塞内加尔的萨雷大使，他熟练地主持了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工作，因而对保护人权与和平的事业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我还愿向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的不懈努力表示致意，他不失时机和不遗余力地努力促成一切有关方面之间的对话，以便推动召开一次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国际会议。

我们早应停止互相讥讽和目光短浅的考虑，而应最终清醒地展望未来。我们现

在应当让巴勒斯坦人民恢复信心与希望，在世界上这一地区打开繁荣与平静的前景，以使这一地区能够继续对人类的精神进步作出宝贵贡献。

法尔塔斯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我们又一次在此开会讨论巴勒斯坦问题，这一项目在过去40年来反复出现在大会的议程上——更确切地讲，是从英国代表团在1947年4月2日写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一封信中要求把巴勒斯坦问题列入大会第二届常会议程之日起。

尽管我们几十年来的辩论并未也不打算促进实现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但也并非是完全无用的行为。它们至少可以每年提醒我们和世界上其他人记住我们的议程上有这样一个题为“巴勒斯坦问题”的项目。这是一种奇怪和不幸的自相矛盾的现象，即该项目仅仅存在于我们的议程之上就应使人们感到欢心鼓舞，因为如果没有这一项目，那么，由于目前阿拉伯人的抉择和成为国际社会立场的特征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就会使我们忘却这一问题——事已至此，以至于每年一次的这种审议已成为这些抉择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由于这些阿拉伯人的抉择，我们所做的只是每年庆祝“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认为这种庆祝活动象征着国际社会越来越确信巴勒斯坦事业的公正性，以及巴勒斯坦人民实现其不可剥夺权利、特别是自决与在自己国家领土上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斗争的合法性。

我们每年都满意于在联合国大会上讨论这一问题，庆祝“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设想这种辩论和表达声援反映了国际社会在感情上和政治上决心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在难民营中——在那里他们的生命已受到威胁——为求生存的斗争以及捍卫其有可能从国际论坛上被淘汰的事业。

巴勒斯坦人的事业的起源和发展是明确无误和众所周知的；我们毋须扩大该问题的政治、民族、区域和国际方面。

我们难道在每届会议上都需要重申，世界上没有任何事业象巴勒斯坦事业一样，如此地受到歪曲和冷淡，被国际社会所遗忘？

我们难道在每届会议上都需要强调，一个民族，在暴力和恐怖下失去祖国，在武力和压迫下失去土地，在强制和欺骗下失去权利，其原因即在于巴勒斯坦问题？我们是否需要提醒任何人注意，生活在被占领领土上和散居在国外的巴勒斯坦人民是大规模屠杀、灭绝、镇压、放逐和强制迁移的目标？

我们难道需要在每届会议上都提醒自己，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构成了巴勒斯坦居民的90%，并拥有土地的97%？

我们是否每年都需要提醒国际社会注意，大屠杀迫使巴勒斯坦人民离乡背井，抛弃了家园和土地？我们难道真的需要提醒人们注意在德尔亚辛、卡西姆、赛姆、基卜亚、纳哈林、盖勒基里亚和卡萨马为清除原来居住在巴勒斯坦的居民而进行的大屠杀吗？

我们有谁没有听到过梅纳赫姆·贝京在他1965年的《革命》一书中发表的看法呢？他在书中说道：

“没有德尔亚辛的意外，便没有以色列的建立，当犹太自卫军在各条战线推进之际，巴勒斯坦人四处奔逃，哭喊着‘德尔亚辛、德尔亚辛’”。

法国思想家胡热尔·加霍迪在他的《以色列》一书第50页中写道，这场大屠杀是“一次按照纳粹模式采取的行动”。阿哈隆·西齐补在1948年11月17日所谓的以色列内阁的一次会议上证实了加霍蒂的看法，他说：

“无论如何，在读过这一段消息后，我一夜不能入睡。我感到，所披露的事情刺痛了我的灵魂，也刺痛了我的家人以及在座各位的灵魂。我无法想象我们从那里来，又向何方去。我一向不同意对英国使用‘纳粹’这个字眼，我不喜欢使用这个字眼，虽然英国人犯下了纳粹罪行。但今天犹太人也有了同纳粹一样的方法。我的全身心都在颤慄。显然我们必须向公众隐瞒这些

行为，我同意我们不应披露在这些行为中取得的战果，但我们必须要对之进行调查。”

莫舍·沙略特在担任所谓的外交部长时，于1948年6月15日打电报给内厄姆·戈德曼，描述了这场大屠杀：

“在巴勒斯坦清除全部阿拉伯居民是巴勒斯坦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较以色列国的建立更为引人注目。”（《1949年——第一个以色列人》，汤姆·西格夫）

犹太复国主义者占领巴勒斯坦，在一开始，采取了农业移民点的形式，随后又采取了所谓的“犹太人家园”的形式，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谎称这不过是规模有限的文化和宗教群体。此后，在1948年，这一群体改头换面，成为一个战争实体，在其他殖民国家的援助和支持下，它得以利用大会在1947年11月29日通过的第181（II）号决议，这项决议称为分治决议，其中，联合国确认了人类历史上最惊人的殖民主义表现的合法性。如此以来，便造成了一种可以与赛勒斯、拿破仑和帕默斯顿爵士相比的局势：由贝尔福爵士发起的局势。

最初，犹太复国主义实体装作接受分治决议，但这不过是它在巴勒斯坦取得立足点的一种手段，在国际社会认可的这一最初步骤的基础上，它开始着手占领和吞并更多的巴勒斯坦领土和邻近的阿拉伯领土。

戴维·本-古里安在这一点上非常坦率。他在1937年10月5日写信给他的儿子阿莫斯说：

“我是建立犹太国家的一个狂热鼓吹者，即使这意味着分割巴勒斯坦，因为我认定，规模有限的犹太国不是事情的结束，而是事情的开端。如果我们能够取得1,000或10,000杜努姆土地，我们应当高兴，因为不仅取得土地本身很重要，而且通过取得土地，我们还将加强自身，我们力量的每一点增加都将帮助我们夺取全部土地。因此，建立一个国家，即使是规模有限的国家，

都表明我们今天力量的加强，这还将成为一个支点，一个强大的支柱，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投入收复全部土地的历史性斗争。我们要在这个国家中引来所有我们能够吸引的犹太人，我们相信，我们有能力引来二百多万人。我们相信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将在农业和工业方面建立一个多样化的国家，我们将着手建立一支防卫力量，一支第一流的军队。我们毫不怀疑，我们的军队将是世界上最精锐的军队，如此一来，我们可以通过与阿拉伯邻国的协议和谅解，或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妥善解决这个国家的其他各个部分。”

现在，以色列实体正是利用本—古里安在四十多年前提到的“其他方式”来侵占巴勒斯坦领土和邻近领土。犹太复国主义的教义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的基础上，即全世界所有的犹太人都必须在以色列十二个部落旧日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民族存在。会聚犹太人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实质，因此，扩张的诱惑永远不会终止。在众所周知的非法和恐怖情况下建立起来的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即使有此愿望，也不会放弃其侵占和扩张的努力，在1947年取得合法性后，它开始进行扩张。因此，它首先占领了拉什拉什，随后又兼并了通向亚喀巴湾的一条通道，此后，它与其他国家勾结，又侵入了埃及领土，以取得在红海上的特许权。1967年，它又发动侵略，进入了大以色列的第三个阶段。在1967年，它成功地把巴勒斯坦从地图上抹去，给巴勒斯坦领土换上了希伯来名字，例如犹地亚和撒马利亚。除巴勒斯坦外，它的扩张还达到了阿拉伯叙利亚的戈兰高地、黎巴嫩南部和塔巴的埃及区域。这些就是它使用戴维·本—古里安在他给他儿子阿莫斯的信中提到的“其他方式”仍然占领着的阿拉伯领土。

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在奉行扩张主义战略的过程中，始终拒绝、而且仍然拒绝为自己划定任何边界。在初期阶段，戴维·本—古里安和当时的法律部长罗森之间曾有过一次对话，涉及到是否有必要为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划定边界的问题。罗森说，“边界问题是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个问题。”本—古里安回答说，“任何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如果我们在这里决定，不许提到边界，那么就不会有人提到边界。

在这个问题上，谈不到什么强制性。”罗森说，“这不是一个义务和强制性问题，这是一个法律问题。”本-古里安回答说，“法律是由人来决定的随便什么东西。”

它的来源是汤姆·西格写的一本题为《1949——以色列第一篇声明》的书。在那本书中，戴维·本-古里安讲了下面一番话：

“至于划定边界，这是一个可以被改变的问题。在《圣经》和我们的历史上，有对边界的各种定义。因此，没有真正的地理界线，也没有绝对的边界。”

莫希·达扬又说：

“如果你掌握了犹太教的圣经，如果你是《圣经》的牲民，那么你就拥有圣经的土地，而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边界就变成了灵活的。”

莫希·达扬在另一处又说：

“举例说，美国的《独立宣言》并没有提到任何具体的边界。因此我们并不认为有必要表明我们自己的任何边界。”

莫希·达扬在另外一个场合又说：

“过去一百年来，我们的父辈一直为建立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进行工作，他们通过扩张和带进更多的犹太人、建立更多的定居点扩大边界。因此，任何犹太人都不可能说这一行动已经结束，也不可能说‘我们已经走到了道路的尽头’。”

犹太复国主义敌人不满足于掠夺土地和驱赶人民。它对在占领下痛苦挣扎的巴勒斯坦公民使用了铁拳的政策。它甚至从海上和空中追捕那些从他们的难民营中逃离其暴政的人。他们的计划是从肉体上消灭这些人，从而抹煞他们的事业。

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第49条明确规定：

“凡自占领地将被保护人个别或集体强制移送及驱逐往占领国之领土或任何其他被占领或未被占领之国家之领土，不论其动机如何，均所禁止。”

第47条规定：

“本公约所赋予在占领地内之被保护人之各项利益，均不得因占领领土之结果引起该地制度或政府之变更，或因被占领地当局与占领国所订立之协定，或因占领国兼并占领地之全部或一部，而在任何情况下或以任何方式加以剥夺。”

尽管有明确的规定，尽管安全理事会和大会通过了那么多决议，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第465（1980）号决议和大会第194（Ⅲ）号决议，尽管国际社会表示了反对，我们看到以色列实体的统治者仍互不示弱地在竞选运动中保证吞并更多的阿拉伯领土，建立更多的犹太移民定居点。结果使更多的巴勒斯坦人被赶出西岸和加沙，叙利亚人被赶出阿拉伯叙利亚戈兰。在没收和转移阿拉伯土地所有权方面，在以公开和隐蔽的手段迫使这些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离开他们的家园和土地时，以色列占领当局不再感到任何难堪。这一政策已不再是一个秘密，占领当局对公开这一政策也不再感到有任何内疚。

伊扎克·沙米尔宣布：

“任何情况都不能改变以色列政府在从以色列西部直到约旦河地带建立定居点的政策。定居将继续在这块土地上的所有地区进行，任何情况都不能改变或扭转它的方向。”

在另一篇声明中，伊扎克·沙米尔说：

“在西岸的犹太定居者数量将在2至3年内从现在的5万人增加一倍。”

这番话是两年前说的。根据占领当局的计划，可以猜出在西岸定居的犹太人人数。

切姆·赫佐格说：

“犹太人有权在以色列土地上的任何部分定居”。

占领当局对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推行了恐怖和暴政，执行了“铁拳”政策。正是本着这个目的实行了“回归法”，根据这个法律，只有犹太人能够到巴

勒斯坦居住，而这个国家的真正居民和合法所有者巴勒斯坦难民却不能如此。作为私人代表和国际协调人的弗克·伯拿道特伯爵在他的一份报告中说：

“如果我们剥夺冲突受害者返回自己土地的权利，而同时犹太移民却涌入巴勒斯坦，那么这是一种对最起码的正义原则的侵犯行为。这一移民本身就构成了一种严重威胁，旨在永远和长期驱逐阿拉伯难民，而这些难民的根基就在这些土地上，他们在那里扎根已经很多年很多世纪了。”

我们都知道弗克·伯拿道特伯爵为他的公正和果敢立场付出了多高的代价。

著名的犹太思想家埃里克·弗若姆说：

“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个人要受到没收其领土的惩罚，要被阻止返回其父母和祖辈世代生活的土地？”

在证实巴勒斯坦人由于有人制造恐慌和埃甘·兹瓦·卢米集团进行有计划的屠杀制造恐怖而外逃这一情况时，约翰·巴盖特·哥布拉爵士说：

“那些选择放弃自己家园的人并不是仅仅穿着衣服逃离自己家园的。”

占领当局颁布了有关外住地主财产的“不在法”。根据这项法律，被驱逐的巴勒斯坦难民的财产已被没收，借口是他们是外在地主或他们自愿离开了巴勒斯坦。

占领当局还从档案中找出了一些紧急规定，这些规定是英国托管当局1945年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颁布的，其中特别有一些法律允许占领当局下令进行行政拘留或驱逐。

然后占领当局又颁布了第854号军事命令，它规定，军事占领当局有权决定学校和大学的课程，其目的是要把巴勒斯坦大学的教育和学术水平降低到小学和中学的水平。

新闻媒介传出了来自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新闻报道，描述占领当局在西岸和加沙地带所实行的暴力和恐怖主义。仅仅在过去三周，这一恐怖主义就造成了五名学校儿童和两名妇女的死亡，另外还有一大批人受伤，他们被送进医院情况危急。

占领当局还对参加10月10日星期六开始的一系列示威的公民进行了可怕的报复。在加沙的占领军向学生、工人、手工艺者、家庭主妇和学校儿童开火，因为这些人抗议占领军杀害了他们之中的4个人。在西岸，占领军向支持加沙兄弟的示威者开火。

以色列士兵拉菲克·哈拉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

“1975年我参观沙阿特难民营时，我看得出那些注视着我们的目光中燃烧着怒火。我们穿过黑洞洞的小巷时，我们一路遭到人们不断辱骂。我相信对被以色列所强行夺去的这些生命的回忆继续萦绕在我们的心头。”

至于阿里尔·沙龙，他说：

“我们必须处处打击他们——在这个国家，在阿拉伯国家，在海洋的对岸。打击他们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在这方面，我曾经看到一些毫无希望的情况，然而最终都得到了解决。在他们打击我们之后，我们就必须同他们作对。我们必须每日每时，在每个地方都打击他们。如果我们知道他们正在某一个欧洲国家，我们就必须在那里打击他们，不管有多少困难和阻碍，而是以下列方式：某人突然失踪，另一人被发现死亡，而第三个人将在欧洲的一个夜总会被发现用匕首刺死。”

这就是加沙和西岸地区居民的悲剧。这是巴勒斯坦人民苦难的延伸，这一苦难已经持续了40多年了。地平线上没有丝毫希望之光表明他们将能够回到他们的家园，行使他们的自决权或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尽管《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世界人权宣言》的目标和原则规定了这样的权利，并保护他们。

一些阿拉伯国家根据这一方案，即我在发言开始所提到的这项方案，接受了联合国的所有决议，包括那些把巴勒斯坦问题仅仅作为难民问题的决议，尽管难民问题只是巴勒斯坦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已。它们接受了每一项提议，不管是东方、西方、北方还是南方提出的。甚至它们自己也提出了几项提议。尽管如此，犹

太复国主义一方没有丝毫反映。该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继续拒绝所有安理会和大会有关决议，特别是大会第194(III)号决议，该决议呼吁巴勒斯坦难民重返家园。

该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继续拒绝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拒绝了有关这一问题的任何提议。我们甚至听到在这个论坛上发出呼吁要求提出一项提议，然而随后在下一届会议上就听到对这样一种提议的拒绝，每一项提议都被拒绝了，不管是谁提出的提议。如果说阿拉伯方案有任何优点的话——这点我们留给历史来评判，尽管并不难预见历史会作出何种评判——那就是它们向世界公众舆论和国际社会揭露了该以色列实体的真实面目及其扩张主义定居者的性质。阿拉伯方案还揭露了该实体顽固不化、不容异己、极端主义、种族主义及对联合国及其《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一贯蔑视，违背所有协定和国际惯例及公约。以色列实体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它得到了美国无限制的经济、财政、军事和技术上的支持。该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和美国之间的战略联盟使得该犹太复国主义实体能够推行其扩张主义、侵略政策并违背所有有关国际决定，而不受到任何惩罚。

丹麦外交部长埃勒曼-延森先生在代表团欧洲共同体十二国在大会上作的发言中说：

“十二国对被占领的领土中的人权状况日益感到忧虑。我们再次呼吁以色列在撤军以前履行作为占领国的义务，取消对政治与经济活动的限制，并象我们最近在9月14日的宣言中重申的那样，结束非法的定居政策。”(A/42/PV.6, 第34页)

简而言之，这些就是巴勒斯坦问题的发展，我们在每届会议上都讨论这个问题。在辩论结束时，将会通过若干永远不会得到执行的决议，因为以色列实体蔑视大会各项决议，无视安理会决定，无视《宪章》的各项原则。

主席：我们刚才已经听取了关于这一项目的辩论的最后一个发言者的发言。对有关这一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表决将在较晚的时候进行，时间将在《日刊》上公布。

现在我请希望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我提醒诸位注意，根据大会第34/401号决定，第一次行使答辩权发言限于10分钟，第二次5分钟，各代表团在各自席位上发言。

尼西姆—伊沙罗夫先生（以色列）：既然我们的辩论已经结束了，我感到有必要特别对沙特阿拉伯代表昨天的发言作出反应。那篇发言充满了肆意歪曲之处，因此不可能在10分钟内降低自己的身份来澄清这些谎言。除此之外，这份发言是我们在整个大会中所听到的种族主义和偏见最严重的发言之一，而且其方式近乎超现实。我曾以为再也不会有任何一位代表发展到如此程度的种族主义，当然直到我听到伊斯兰伊朗共和国的代表发言。这两类含混不清的政权的共同之处比我想的要多，除了他们对我国充满的绝对的敌意之外。

另外，沙特阿拉伯代表在他昨天的发言中说以色列拒绝了非斯计划，该计划用他的话说是实现和平的“历史性机会”。我要通过主席先生问一下沙特阿拉伯代表在这个实现和平的历史性机会中何处提到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任何谈判，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非直接的。我还想问在该计划中何处提到以色列及其邻国达成和平条约及实现它们之间的关系正常化。事实上，该计划甚至不承认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存在任何相互承认。在这项所谓的和平方案中根本没有提及这些基本、根本性内容的任何一点，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以色列不能认为这是为实现该冲突解决方案而进行的认真的努力。

我还要顺便问一下为什么现在大谈执行《非斯计划》。阿拉伯国家完全可以在领土被置于以色列控制之下之前的1948年到1967年之间执行有关巴勒斯坦人的计划的主要部分。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历史事实，即阿拉伯国家需要以色列来发现它们对巴勒斯坦人权利新发现的敏感，而在1967年之前它们是践踏并忽视这些权利的。

无论如何，这些国家并不是真心实意地关心促进和平进程，继续迫使人们接受《非斯计划》，用联合国的语言把它装扮起来，成为大会第38/58C号和第41/43D号决议。至于这些决议，我仅请诸位代表注意秘书长关于中东局势

的报告：

“同有关各方和理事会的讨论再次肯定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所报告的一切，即尚无充分的一致意见以召开第41/43D号决议所要求的国际会议。某些有关方面和安理会的某些理事国不认为第38/58C号决议中的指导方针是召开这样一个会议的可接受的基础，它们的这种立场并没有明显的改变。”

(A/42/714, 第25段)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为什么我们继续讨论这些毫无助于使和平进程尽快到来而作用恰恰相反的过时概念呢？最近在阿拉伯世界在有关我们地区和平方面出现了积极的事态发展，但这些都未能在辩论中反映出来。

一个法国政治家和思想家曾说过：“人并非使其看上去那样；他所掩盖的东西才是他的本质。”以此类推，这次辩论实际上的目的是为了使冲突持久化，而不是解决冲突。这就是对和平不感兴趣的阿拉伯政权所掩盖的东西。更坏的是，这次辩论掩盖了某些阿拉伯国家的愿望，它们总的来说希望与以色列媾和。

以色列从来没有逃避和平的挑战，它将永远尽其所能寻找一切可能真正导致扩大和平进程的途径。由于某些国家的不懈努力——包括，请允许我说以色列——今天和平进程已成为中东的一个现实，这个现实不会被这次辩论所影响或破坏。在和平进程中所取得的任何进展显然都是与大会决议和诸如这类辩论毫不相关的。

因此，在过去三天里持续地以这种方式所进行的对抗性的辩论无益于寻求继续的敌对和人类痛苦，同时也是对现实的否认。对以色列来说，我们也希望，对其他人来说，现实将继续是取得和平。

侯赛因尼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令我国代表团深为遗憾的是，昨天被打败的侵略者伊拉克政权的代表再次企图通过向我们国家提出毫无根据的指控和臭名昭著的谎言来蒙蔽和欺骗大会。伊拉克代表提出这类无关的问题来转移大会的注意力，企图使大会不去注意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的非实体恐怖基地犯下的罪行，这并不是第一次了。

这些狡猾的做法目的何在是众所周知的。他们极力想掩盖他们自1980年9月22日以来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所进行的侵略战争，它们这样做是毫无作用的。伊拉克将这场战争强加给伊朗，它们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显然是对有关武装冲突的法律基本规定存在的公开挑战。伊拉克不断地使用化学武器，清楚地表明伊拉克政权无法无天和残暴的罪行。

但无论我们多么希望揭露被打败的罪恶的伊拉克政权，我们仍然认为巴勒斯坦问题十分重要，应该给予认真的讨论。我国代表团认为题为“巴勒斯坦问题”的议程项目38应该只是讨论遏制犹太复国主义对巴勒斯坦的侵略这一重要问题，而不用来讨论伊拉克自1980年9月22日以来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令我们深为遗憾的是，伊拉克说我们国家将辩论的中心即我们对巴勒斯坦被占领所感到的共同关切转移开去。如果不是它说了这样不恰当的话，我国代表团将会一直只谈及正在审议的议程项目。

另一方面，占领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非实体恐怖基地的代表今天早上再次企图掩盖其欺骗的嘴脸。在此的所有人都记得，根据大会1975年第3379 (XXX)号决议，犹太复国主义就是种族主义。因此，犹太复国主义就是种族主义，那位先生引以自豪的犹太复国主义其实就是种族主义。

我国代表团以及所有穆斯林信徒和人民都坚信占领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恐怖基地的建立、生存和存在都是完全非法的。它是由武力和恐怖建立起来的。它是一个恐怖主义的非人道的政权。这一政权对千百万无辜的巴勒斯坦人的杀害、轰炸、折磨和屠杀清楚地表明这个吸血鬼政权的真正本性。犹太复国主义侵略政权侵略了黎巴嫩并犯下了罪行。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在黎巴嫩的沙巴和夏蒂拉的所作所为。

我想再次重申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所有穆斯林信徒的立场。我们认为中东目前冲突的根源是犹太复国主义恐怖基地的存在。要解决这一冲突，我们就必须从中东歼灭这一无可救药的政权，消除这一无可救药的实体。

沙哈比先生（沙特阿拉伯）：昨天以色列代表说了以下的话：

“重复无耻的谎言和歪曲并不能使它们变成真理。事实不能从历史书上涂掉。”（A/42/PV.80，第62页）

他显然言行不一。他所说的甚至与他在发言的其它部分的话不一致，他的发言全是无耻的谎言和歪曲。然而，今天他居然对我昨天的发言作答复并把我的发言说成是种族主义和反以色列的。我们不是种族主义者；众所周知阿拉伯人不是种族主义者。我们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及其阴谋诡计和计划；我们不是反犹太人。但他最好读一读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1987年10月26日的特别报告（A/42/22/Add.1），题为“以色列和南非之间关系的最新发展”。报告表明谁是地道的种族主义者，谁是种族主义的伙伴，在谁的存在中种族主义是一个基本的组成部分。犹太复国主义是种族主义的最丑恶的形式。

他没有对我发言中其它部分有关它们种族主义行径、傲慢态度和侵略的一些事实和现实作出答复。他没有对我援引联合国关于它们行径特别委员会报告中的内容作出答复。反复公然撒谎和歪曲事实并不能将谎言变为真理，这种说法最适用于他。

沙特阿拉伯和其它阿拉伯国家在谈到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行径时是有事实根据的。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清楚是谁反对和平。但他们知道，他们永远不会屈服；非斯计划对于他们来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机会。任何理智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他们最好的朋友知道这一点。但他们不想听到事实，但事实找上门来了。

鲁贝伊先生（伊拉克）：德黑兰政权代表似乎极力表示其敌视以色列的立场。但是，这两个政权在阴谋对付整个阿拉伯世界和特别是对付巴勒斯坦人民方面的合作和协调是十分清楚的。

持续中的对伊拉克的侵略战争是特拉维夫和德黑兰政权的一项战略目标，继续给黎巴嫩带来创伤是它们另一项共同目标。因此，在以色列空军轰炸黎巴嫩巴勒

斯坦难民营时，霍梅尼卫队匪徒包围和封锁这些难民营，阻止食品、医疗设施和饮用水输入受袭击的难民营。我们从详细的报刊报道中了解了难民营内居民每天的痛苦生活。

尽管这样，德黑兰统治者还坚持说它们是憎恨以色列的，这是十分荒唐的。它们使用以色列提供的武器，对伊拉克发动战争。也许，伊朗统治者找到并建立起一项新的目标，即使用犹太复国主义的武器来解放耶路撒冷。

美国白宫内的许多高级工作人员因伊朗门丑闻而辞职，美国国会在过去几个月里一直在处理该丑闻的细节问题；这一丑闻是以以色列主动向德黑兰当局提供美国武器开始的。也许诺斯中校的名字要比好莱坞演员的名字还要出名。关于以色列的大炮运往德黑兰的情报是有案可稽的；我们现在知道，特拉维夫和德黑兰政权在各个领域内为在它们之间分裂阿拉伯世界而仍然进行交易。但德黑兰政权的代表似乎还没听说、读到和参与这一事实。

特拉维夫和德黑兰之间相互持敌意态度的故事已被证明是在制作、导演和演出方面最为拙劣的表演。我免费向德黑兰代表作一忠告：它应宣布其对阿拉伯世界及其领导人采取敌视态度的真正目标，这一目标同特拉维夫政权的目標没有什么不同。

主席：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发言之前，我愿提醒各位代表，第二次行使答辩权的发言不得超过5分钟。

侯赛因尼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我不想就伊拉克的发言说更多的话，因为，正如我已指出的那样，我们认为议程项目38仅仅是关于巴勒斯坦问题。显然，已经打败的伊拉克政权的代表顽固坚持转移大会对这一重要问题的注意。

有一项事实是众所周知的，只有想要掩盖事实的伊拉克代表不知道这一点，而事实是掩盖不了的；这一事实就是，伊拉克于1980年9月22日入侵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这是事实，我们不要在这一事实上进行争论。

我们的真正目标和我们的战略政策不是为了同我们阿拉伯和穆斯林兄弟们进行战斗；我们的目标和战略政策是在该地区消除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在执行这一政策中，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关闭了犹太复国主义恐怖基地在德黑兰的大使馆，并将大使馆提供给现在使用它的，我们的巴勒斯坦兄弟们。

我认为，伊拉克政权代表没有详细阐述伊拉克对我们巴勒斯坦兄弟的政策，没有阐述它们是如何叛巴勒斯坦人民的。众所周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一贯支持巴勒斯坦事业和我们巴勒斯坦兄弟们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占领者的斗争。这是一项不能掩盖的事实。

尼西姆—伊沙查罗夫先生（以色列）：我完全不想打断那两位同事之间的对话，我想谈论一下沙特阿拉伯代表说的话。

沙特阿拉伯代表当然不能回答我刚刚提出的有关《非斯计划》问题，他只能空洞地喋喋不休，这是他的发言和他昨天谈到的历史性机会的特点。还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沙特代表完全拒绝接受犹太人民有权享有任何家园。这一立场表明了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一种根本错误概念。

犹太复国主义是犹太人民对其在过去所遭受的种族主义的答复，也是对沙特代表昨天和今天发言中所代表的种族主义的答复。犹太复国主义是反对种族主义和与种族主义相对立的。

至于同南非联系问题，也许沙特代表想要告诉我们还有多少阿拉伯石油继续输往南非种族隔离政权。

鲁贝伊先生（伊拉克）：我还要以别的事例重复指出不仅德黑兰和特拉维夫两个政权之间军备方面的合作证明了它们之间的战略勾结，它们继续对阿拉伯国家发动侵略战争也说明了这一点。

在以色列继续对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发动各种战争的同时，伊朗继续进行其反对伊拉克和阿拉伯人的战争。以色列拒绝实施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为解决巴勒

斯坦问题所通过的决议，同样，伊朗统治者拒绝实施联合国关于结束向伊拉克和阿拉伯海湾国家发动的战争的联合国决定和安全理事会决议。在以色列的炸弹落到黎巴嫩难民营的同时，德黑兰的炸弹也落到了巴格达和阿拉伯海湾地区其他国家首都。以色列向整个世界挑战，德黑兰的统治者也在这样做。

最后，有一件事是无可争议的，这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谁从伊朗伊拉克战争的继续中获得利益？是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和他们为解放自己的家园所进行的正义斗争吗？这场持续了八年多的血腥战争有助于解放阿拉伯领土，包括圣城耶路撒冷吗？谁正在从反对伊拉克的战争中获得利益？当然是以色列。我们今天根据审议项目所讨论的巴勒斯坦问题与伊朗伊拉克之间的战争问题有着联系。

从这一战争中获得利益的是以色列。

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在各个场合是这样宣称的。它们一直是这样表示的，以此鼓励德黑兰统治者进行其战争，拒绝任何和平解决方法，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第598（1987）号决议。战争的继续意味着占领伊拉伯和阿拉伯世界，将它们的注意力从它们所面临的来自于伊朗的威胁上引开，事实上以色列利用了这一点，它竭力使这种局势永久化。这当然危害巴勒斯坦人的抵抗，也危害阿拉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威胁的抵抗活动。11月在阿曼举行的不寻常的阿拉伯国家最高级会议的《最后宣言》表示了这一点。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主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观察员要求进行答辩发言。我根据大会第3237号决议请他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对巴勒斯坦人民犯下罪行的以色列罪犯对它们的受害者流了几滴鳄鱼眼泪，它们正试图在这里推销买不出去的东西。以色列花了很大功夫来歪曲和篡改历史和事实。

以色列不是重新获得了独立：是伪称根据大会1947年通过的第181（II）号决议的基础以残暴行径和征服创造了以色列。

以色列代表最好去研读一下以色列内阁会议的记录、本·古里安及其他人的日记。1948年，以色列外交部长夏雷特曾对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主席纳胡姆·戈尔德曼说到：

“巴勒斯坦当代史上最壮观的事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犹太国的创立更为壮观的是全部撤出其阿拉伯人口。”

同年，犹太人全国基金会主席约瑟夫·魏茨建议采取一系列措施将巴勒斯坦难民从边境地区赶到遥远的阿拉伯内地，并建议了一个所谓的转移委员会。

虽然联合国通过了决定，但以色列坚持其立场：

“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去不可能再回来。”

那么为什么巴勒斯坦人要逃离？一位以色列内阁成员阿龙·西兹林说到他曾得到关于以色列军队1948年所进行的残暴行为的报告的情报并建议：

“显然，我们不得不对公众隐瞒这些行动……”

他还说到：

“现在犹太人的所作所为象纳粹一样，我感到全面的震动。”

但是同样是这个西兹林在提到巴勒斯坦难民时警告到：

“我们仍然没有恰当地认识到我们在我国边境外养着的敌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的敌人，阿拉伯国家与那几十万阿拉伯人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那几十万阿拉伯人会无视任何可能达成的协议，受仇恨、绝望和无穷的敌意的驱使向我们发动战争。”

西兹林一定知道被剥夺了所有权利、包括生存权利的人会变成什么样子。他预见到了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巴勒斯坦突击队。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犹太复国主义——纳粹合作。以色列前总理贝京是国民武装组织的首脑，他曾被授予和平奖——世界和平奖，不管是什么奖。事实上他

的这个政党曾在1930年主张：

“以色列解放运动的合作将按照德意志帝国总理希特勒先生的最后几次演讲的方针，这些方针的基础是按照德意志思想建立欧洲新秩序的需要和国民武装组织所代表的犹太人的希望这两种利益的结合。”

这里我要回顾爱因斯坦这样一位崇高人士在《纽约时报》上对贝京及其政党的谴责，爱因斯坦将贝京政党的组织、方法、政治原则和社会影响比作是纳粹法西斯政党，指出贝京的政党是巴勒斯坦的一个恐怖分子右派无政府主义组织。关于纳粹和纳粹勾结就讲到这里。

但是，关于难民问题还要指出，为什么采取这种种族主义方法？为什么要强迫在不同国家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交换家园并被转移？他们能够，也应该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在自己的家园、在他们和平而和协的土地上和平生活。世界必须进入一个有远见的、宽宏大量的时代，更重要的是，人类关系不应该被蒙上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的灰尘。

我们巴勒斯坦人坚持认为家是最好的地方，我们的家是巴勒斯坦。我们为返回家园所进行的斗争是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这是我们的信念，是《世界人权宣言》，我们的责任是以一切手段进行斗争以行使这一权利。对我来说，我所出生和成长的耶路撒冷是我的家，象所有巴勒斯坦人一样，我们将决不停止斗争，直到我们返回家园，生活在和平中，享受我们所有的政治和社会权利，包括不受外来干涉进行自决的权利。

最后，联合国应该努力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和有关决议消除分歧并寻求达成协议，不是在真空中这样做。让我们大家都为在和平之乡巴勒斯坦获得永久和平而努力。

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对于实现和平的最佳组织，也就是联合国的承诺是符合有关的决议的。我们的政治部部长卡杜米先生，在他11月23日在这里的发言中清

楚地表明了我们的立场。 让我们给和平一次机会吧，让我们为利用联合国的工具和机构一起工作吧。

主席：在休会之前，我想提一个建议，关于题为“联合国促进核能和平利用国际合作”的议程项目40的发言名单在星期五上午11点截止登记。

我没有听到任何反对意见。

就这样决定。

下午1点55分散会。